

记忆中的味道

南京：读你千遍也不厌倦

南京具有一种旧都气质，含着一种见惯了由兴盛转瞬衰落的优雅与淡然。即使去几次也难以理清古城丰富的肌理以及历史文化内涵。所以南京会是我走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——因为我好想再去鸡鸣古寺，凭海临风听古刹钟声，也很想在老门东那条有鲁迅笔下摇橹船的河边喝咖啡晒太阳……



夫子庙

■ 胡杨

“过年需要仪式感，而过年的仪式感就在于为家人创造一份记忆。我们要抓住时间，创造记忆。记忆闪闪发光，你是人生赢家。”今年大年初六从南京回北京的高铁上，我总结道。

记忆是扇关不上的窗。上次一家三口出门旅行还是2020年春节。大年初一我们奔赴缅甸，曼德勒、蒲甘的美丽风光为2020年春节打上完美的蝴蝶结。那时新冠疫情刚刚抬头，记得回国飞机落地时，全体乘客严阵以待，检疫人员登机检查……接下来两年的春节是怎么度过的？我已模糊不清。所以，放开之后的兔年春节，我执意要出去走走——去哪里不重要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，最好是温暖的南方。

■ 莫愁湖畔观日出，百年“安乐园”品小吃

大年初二出发，没想到，北京到南京高铁只需3个半小时。下午4点抵达南京南站时，豪华明亮气派的出站大厅空空如也，赶紧拍了张“款款而来”的照片发朋友圈道：“亚洲最大高铁站被我包场了。”出站才发现，南京一场冷冷的雨迎接我们的到来。

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，我们直奔附近的莫愁湖。上次我独自来南京是2013年9月。翻看10年前的朋友圈，9月14日07:47我发信息道：“一碗鸭血粉丝汤，一笼汤包，开始一个人暴走南京。今天的行程是1856创意园、莫愁湖……”

每到一个地方，徒步是我最爱的探城方式。那天出门就看到一个庞然大物——汉中门广场上的“古建”石城门，是南京明初十三座古城门中存留至今的四座明代城门之一，目前仅存主城门及内瓮城的部分残断城墙。

继续西行就来到了莫愁湖公园。正值日出时分，朝阳如一朵火莲从静谧的湖水中冉冉升起，耀眼而有种雨后重生的壮美。湖边、树上鸟类繁多，都是我未见过的。在水杉林附近拍了白鹭翩翩起舞，我还对着湖心岛一棵老树上密密麻麻蹲守的大鸟产生了好奇。上网查说，秋冬时节，莫愁湖边常可以看到独立寒风中的苍鹭，有时站在一个地方等候食物长达数小时之久，故有“长脖老等”之称。

莫愁湖四周楼、轩、亭、榭错落有致，绕一圈大约40分钟。在一扇古建窗下，我拍了今年第一张蜡梅图，那蜡梅花开得饱满而芬芳馥郁；透过华严庵的门缝，看见石雕莫愁女遗世而独立，廊角的铃铃声清脆悦耳。漫步莫愁湖，眼前的良辰美景都化成了赏心乐事。

8点40分往回走，因为9点约了儿子一起吃附近的百年老店“安乐园小吃”。在朝天宫旁，王府大街南段有一片古朴的仿明清建筑，南京享有盛名的百年清真“老字号”“安乐园（有小吃店、菜馆和火锅店）”就在这里。大年初三店里就有很多人，且大多

是本地人，环境有点像大食堂。牛肉汤包、鸭血粉丝汤、桂花糖芋苗、素面、烧麦，都是“老味道”。看到对面一个老奶奶，买了数十笼蒸屉的食物，一个个打包，装袋，猜想可能是拎回家喂“神兽”吧。

■ 鸡鸣寺那抹明黄“惊艳”，玄武湖看夕阳“心醉”

过年最有气氛的是夫子庙。睽违三年的春节，逛庙会、看花灯、乘游船，夫子庙成为人气“顶流”。站在人群熙攘的文德桥上，“中国之最”双龙大照壁金光灿灿，秦淮河上游游船穿梭不停，就连“寂寞沙洲冷”的乌衣巷也被人海包围……看过热闹，我们匆匆离开，赶往下一站。

“我劝你上鸡鸣寺去，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。在朦胧里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。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窗楼上，吃一碗茶，看面前苍苍蜿蜒着的台城。”朱自清写道。10年前来南京，最遗憾的就是没去鸡鸣寺。每年春天，我都被鸡鸣古寺的“樱花大道”呼唤着。

鸡鸣寺集山、水、林、寺于一体，始建于西晋，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，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和皇家寺庙之一。寺内现有大雄宝殿、观音楼、韦驮殿、志公墓、藏经楼、念佛堂、药师佛塔、胭脂井、豁窗楼、景阳楼等主要建筑。这几年，千年古寺成为春季赏樱打卡之地，传说这里“求姻缘”很灵。

拾级而上，大年初三来鸡鸣寺的人群中全是年轻的面孔。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颜色，那么南京的颜色就是我初遇鸡鸣寺的颜色——明黄色。在这里你可以东望钟山，下瞰台城，俯临玄武湖，风景此处独好。在“鸡鸣香海”缭绕的烟火里，在众多年轻人的面孔中，我寻到了儿子高高的身影，他也虔诚地上了三炷香。

从鸡鸣寺下来就可以去玄武湖了。本来想上台城看夕阳，无奈那天天气太冷，风很大。“没想到一个北京人，在南京被冻坏了。”我发朋友圈感叹道。顶着湿冷的寒风游湖，后来一头扎进“回味鸭血粉丝汤”。小店刚好有临窗的位置，虽然只是一碗鸭血粉丝汤，却跟早晨莫愁湖“迎日出”首尾呼应了——“醉夕阳”。

■ 朝行中华门古城墙，夜逛秦淮河观花灯

大年初四一早来到中华门，上次来南京第二遗憾是没登上古城墙。说起古城墙和城门，北京、西安等著名古都就有不少，但若问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是哪一座？答案是南京明城墙上的中华门。中华门有着三道瓮城、四道券门，是冷兵器时代城市防御的巅峰之作，更是继长城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。

站在明城墙上远眺，依稀可见永乐大帝时代的风华荣光。那是古代南京最显赫的时代，不仅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《永乐大典》，还有郑和七下西洋以示富强的盛世繁华。仕者近宫，工贾近市，生机勃勃，活色生香，各阶层都找到了喜欢南京的理由。

如今的藏兵洞变身成为历史文化陈列室，图文并茂地介绍南京明城墙及中华门的历史。我感兴趣的是“聚宝盆文化展”和“砖心之制——南京城砖展”。中华门原名“聚宝盆门”，在聚宝盆文化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他们是春秋时期的范蠡、元末明初的沈万三和清朝的乾隆。由于他们的存在及其与聚宝盆之间演绎的生动故事，让聚宝盆文化异彩纷呈。南京的城墙及中华门之所以六百多年屹立不倒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——所用的每一块城砖都可以追溯，即每一块砖都有从上到下的9个人负责，所以每一块砖都有过硬的质量保障。

南京人称中华门为老门，老门西侧有大报恩寺遗址，东侧就是如今南京最繁华的“老门东”传统+时尚街区了。上次来南

京没听说过“老门东”，查资料显示，2013年9月29日“老门东”开街，至今已10岁了。

“老门东”自古就是江南商贾云集、人文荟萃、世家大族居住之地，中式木质建筑、马头墙，集中展示了传统文化，再现南京老城风土原貌。时值春节，花灯、大红灯笼、红对联簇拥下的人群，给平日古朴庄重的“老门东”增添了万分的喜庆。

在中华门下，我们打卡了网红书店“先锋书店”。这栋古建筑的前身是骏惠书屋，正门前的照壁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青瓦白墙，飞檐翘角，雕花琢石的大宅正门向南。别致的繁体“书”字的镂空木雕，未经雕琢粉饰的古旧木质手推车，丰富的光源点缀，让整栋建筑古朴通透而具有层次感。二楼之上又有挑高的空间，任何一个能容纳的空间都是书。岁月打磨的窗棂，一侧的灯光，一侧的自然光在这里交汇。窗下有着“美人靠”，你可以坐在这里往窗外的巷中望一望。高度的不同，角度的不同，你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也许这样的书店早已超越了书店原本的意义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从夫子庙夜游秦淮河，每人微信运动显示走了3万多步。

■ 头陀岭上好风光，愚园最美“兰花墙”

大年初五儿子建议去爬山，刚好是个大晴天。一早，我们每人选一辆共享单车向紫金山出发。从小我们就喜欢带儿子爬山，记得他3岁时，我们去厦门过春节，他就能登顶普陀山。如今，刚进山小伙子就把我们甩在了后面。途经紫金山天文台，登顶见到了号称的“江南第一大金佛”。

下山乘坐缆车，一家三口坐在密闭的缆车车厢里，顿时让我想到：小时候我们带他坐索道，现在他带我们乘缆车。

下山3点多多了，儿子问还去哪里？我脱口而出“愚园”。愚园是我在南京导游的视频中“偶遇”的，当时他介绍的“兰花镂空墙”让我过目不忘。

如果说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风景区，那园林则是这道风景线上的点睛之笔。“愚园”又叫胡家花园。同治十三年（1837年），胡恩燮官至知府，正是仕途得意的时候，却辞官归故里，购筑愚园。据说胡恩燮因仰慕苏州狮子林，愚园乃仿狮子林而建。

16元门票进入园中，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“兰花墙”。江南庭园建筑讲究透透透空的花墙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色，这属于透景也是漏景。站在“兰花墙”壁影前，左看右看都是喜欢，又从网上找到了德国摄影师拍的老照片，跨越时空的“兰花墙”仿佛空谷幽兰，让我体验着时空的穿透感，也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。

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园子命名“愚园”。那段时间我正在读庄子的《天运》，有曰：“愚故道，道可载而与之俱也。”在愚园看到胡恩燮题诗作：“守愚贵知止，经营殊艰难。静定美无功，邈云居之安。容膝筑小舍，向日聊御寒。避喧坐片时，亦觉天地宽。”那一刻有点心有灵犀之感。

愚园中有清远堂、春晖堂、水石居、无隐精舍、分韵轩、松荫馆、在水一方等“三十六景”，可谓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

天色渐晚，依依不舍离开愚园，意兴阑珊处巧遇“红厨巷淮扬菜”，美食为这一天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叶兆言说：“南京见惯了天下兴亡、王朝更替，有着很强的忍耐力，更有惊人的弥合能力、新生能力，一切不过东流水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的确，南京具有一种旧都气质，含着一种见惯了由兴盛转瞬衰落的优雅与淡然。即使去几次也难以理清古城丰富的肌理以及历史文化内涵。所以南京会是我走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——因为我好想再去鸡鸣古寺，凭海临风听古刹钟声，也很想在老门东那条有鲁迅笔下摇橹船的河边喝咖啡晒太阳……

国际饭店的蝴蝶酥，承载着好几代上海人的回忆。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如果你想选一份价格不贵，却极具心意的礼物，那上海人一定会向你推荐国际饭店的蝴蝶酥。因为仅是大排长龙也愿意为对方买来美味的这份心意，就已经弥足珍贵了。

■ 沈荻

住在上海市区的朋友要来郊区看我，说帮我带国际饭店的蝴蝶酥。我说我家附近红宝石的蝴蝶酥也很好吃。她道，那可是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啊！

我喜欢蝴蝶酥，口感很特别，酥皮层层叠叠，嚼起来齿间清脆，令人放松。不同西饼店出品的蝴蝶酥味道也不太一样，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当然也是吃过的，香味足，甜度淡。红宝石的蝴蝶酥外皮更酥，表皮上粘着一粒粒白糖，更有嚼头。哈尔滨食品厂、凯司令等老字号的蝴蝶酥也各有千秋。反正，只要是蝴蝶酥，都是好吃的。

一直觉得蝴蝶酥最适合裹着外套坐在窗前，冲杯咖啡，点心盘里躺着只巴掌大的蝴蝶酥，稚气的外形，甜蜜的色彩，令人觉得像是对着一朵奶香味的花。想要清淡一点，就配红茶，红茶的清芬与蝴蝶酥烂漫的香互为映照，是另一种味觉感受。

忽然想起来，《流金岁月》里，难伺候的蒋家老太太也点名要吃国际饭店的蝴蝶酥，大概足以说明它在上海人心中的地位。

据说，蝴蝶酥起源于中世纪的土耳其。它跨过爱琴海去到欧洲，在法国人手中发扬光大，被称为 Palmier，在法语中的原意是“棕榈树叶”，用以形容它独特的心形外表。在德国，它被戏谑地称为“猪耳朵”。直至风靡西班牙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，又随着轮船登陆中国。

国际饭店的蝴蝶酥，承载着好几代上海人的回忆。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如果你想选一份价格不贵，却极具心意的礼物，那上海人一定会向你推荐国际饭店的蝴蝶酥。因为仅是大排长龙也愿意为对方买来美味的这份心意，就已经弥足珍贵了。

蝴蝶酥引以为傲的开酥工艺，对中国人来说毫不陌生，这也是它流传甚广的原因。欧洲的蝴蝶酥，大多小小一枚，更像是小巧的黄油饼干，据说一开始是用法式千层酥剩下的边角料制作而成。比较之下，国际饭店的招牌蝴蝶酥，一个足有巴掌大。

查询国际饭店的资料，发现原来它才是上海的市中心，上海整座城市的平面坐标系，竟是以国际饭店楼顶的旗杆为原点，而这份额米，更来自它曾经横霸半个世纪的“远东第一高楼”的名头。

想起几年前，去外滩闲逛，沿着熙熙攘攘的南京东路步行街一直往西走，经过杜莎夫人蜡像馆的牌子，再穿过人民广场，四周安静下来，绿意渐浓，也开始听得到鸟鸣。远远地，一眼就看到一座高大的红棕色建筑，狭而高的墙体，上半部层层收进，犹如玛雅金字塔的台阶，那就是国际饭店。当时，虽然不知道它在上海历史中的江湖地位，却本能地感受到了它的威严庄重，那是一种真正经历过岁月沧桑的气质。

据说，当年宋美龄曾在这里与美国第一夫人隔着大洋电话闲聊，梅兰芳在此设宴招待卓别林，蔡元培在这儿过生日宴，主演过《赛金花》的演员英茵在此服毒自杀……既是西方都市的摩登生活在东方世界展露的惊鸿一瞥，亦上演过令小报记者为之癫狂的奇情艳史。这样的组合，只有在当时的上海才能看到，而国际饭店，就是当时上海滩的一张城市名片。

时间大浪淘沙地改变着一切，而今，国际饭店归于锦江集团旗下，只评了四颗半星级。和外滩上那些鳞次栉比的繁华大厦相比，多少有蒙尘之感，像极了那些被岁月埋没的老人。但看到贝聿铭在一次访谈中说，年少时曾目睹过国际饭店的拔地而起，在他心中种下了建筑师的梦想。或者，被一个城市如此铭记过，熠熠闪光过，已然是最好的青春。

更何况，它还有蝴蝶酥。上海人对国际饭店的依恋，在这一枚小小的蝴蝶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每天一早，国际饭店一楼的“帆帜饼屋”外，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的老年人，早早地就在等着那一口现出炉的奶酥酥香了。除了蝴蝶酥，还有羊角面包、奶油角、鲜奶哈斗，但蝴蝶酥始终最受欢迎。曾经看到一名外地网友说，为了排队买国际饭店的蝴蝶酥，耽误了飞机。

其实物流如此发达的年代，一切皆可网购。顺丰发出，两天内到手，蝴蝶酥的色香味还在，并不会像岭南的新鲜荔枝那般脱水失色。但我理解那种等待蝴蝶酥刚出炉的期待心情，站在街头，迫不及待地拧开食物袋的封口箔条，蝴蝶酥举在手上，狠狠咬下去的那一刻，黄油浓稠的奶香气息瞬间融入口腔，一层层酥脆外皮在齿间簌簌落下，如同衡山路上无声的梧桐落木，带着令人眩晕的幸福感，丰满了一座城市的冬日。那是一种会令灰世的人都生出欲望的感动吧。



有『蝴蝶酥』就是流金岁月



鸡鸣寺



愚园“兰花镂空墙”



莫愁湖日出



中华门



百年老店安乐园小吃



先锋书店